



晚清疑案

刘 峻 骧 著
春风文艺出版社

晚清疑案

刘峻骧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 八六·沈阳·C

晚清疑案
Wanqing Yian

刘峻骧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

字数：244,400 开本：787×1092 $\frac{1}{2}$ 印张：12

1986年10月第1版

1986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5,000

责任编辑：祝乃杰

责任校对：潘晓春

封面设计：安迪

统一书号：10158·1064 定价：2.00元

内 容 提 要

本集共收集作者六个中短篇小说：《晚清疑案》、《守墓人的梦》、《藏王的后裔》、《蛇舞者》、《心理学家》、《玉姣新声》等。

作品题材不同、内容各异。《晚清疑案》以鹤龄郡主临嫁之前猝然而亡为引端，演化出一系列离奇怪异、惊天动地的感人故事，从而塑造了梨园怪杰玉凤山、鬼生子夏昆仑、七岁红华芸等可歌可泣的人物形象。

《守墓人的梦》则是讴歌了胸怀民族大义的爱国知识分子陶梦之，为保护价值连城的十六个铸金编钟和一大批金宝、金册、金宝塔等金器不被卖国贼窃往国外，他甘愿与娇妻爱女生离死别，而孤守万国公墓几十年，历尽人世艰辛，终于在新中国成立后，将国宝尽数献给国家。

其他各篇也各具特色。这部中短篇小说集全书可读性极强，尤以语言之优美、故事之曲折而扣人心弦。

目 录

晚 清 疑 案.....	1
守墓人的梦.....	74
心 理 学 家.....	220
藏王的后裔.....	242
蛇 舞 者.....	276
玉 姣 新 声.....	358

晚清疑案

北京四郊，称作公主坟的地方不少，据有心人统计，不下十四、五处。这些金枝玉叶的埋骨地，多已名存实亡，既无坟丘可寻，亦无碑碣为志。

唯独在法学院的校园之内，有片翠柏松林掩映、春草萋萋的土丘，倒是个货真价实的公主坟。五十年代初期，那坟前尚有龟驼丰碑，满汉合刻的碑文，记载了这位早逝的美丽公主的生平。她是在慈禧太后亲自指婚，许配给刚刚继承王位，财富、威势双全，年轻勇武的蒙古藩王为妃。不料，这位公主却在成婚之前，猝然死去了。那时候，在校学习的一批法律系的青年学生，正是志得意满、幻想丽天的时光。每日课余饭后，总爱在这片柏林松岗之畔漫步，对于郡主之死，总是满腹疑窦。他们认为此中定有隐情。有位素以现代狄仁杰自居的上海同学许君，更是耿耿于怀。他认为这位玉陨

香消的郡主，定是不满慈禧强令指婚，愤而自杀。面色白蜡的许君斩钉截铁地说：若能允许他开棺验尸，定会发现自戕的明证，不管吞金服毒，或是悬梁自刎，以现代仪器都可以检验出来。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不算长，那郡主的玉容胴体，也许还栩栩如生呢。

碑文之上记有郡主生卒年月。她生于光绪六年，死于光绪二十五年正月。碑文写得深情缠绵，哀思感人。她是宁亲王的长女，自幼聪颖过人，读书过目成诵，琴棋书画，无所不通。不只喜文，而且精武。骑射剑艺，远胜须眉；华容玉貌，丽姿天成。不仅宁亲王夫妇视为掌上明珠，十二岁进宫又深得慈禧太后的喜爱。慈禧太后亲口封为鹤龄郡主，特许随时入颐和园伴驾承欢。不幸妖亡，太后哀悼至极，特颁诏追封为和硕公主……

许君把碑文抄录在笔记本上，又跑到北京图书馆翻阅晚清的野史稗钞和《清史稿》。他查明宁亲王本是嘉庆幼子之后，到同治光绪时代，已是远支亲王，由于善于钻营，才保住了不败的禄位。送女进宫，也是他巴结慈禧的手段。戊戌政变之后，他依附端王载漪。八国联军进京，焚毁了他在后海的府邸。他本人也因支持义和团充军新疆伊犁，身后萧条，子息皆无。

翻阅史料，访问遗老，都得不到鹤龄郡主之死的根由，许君就寄希望于鹤龄郡主的坟墓。他几次投书院部和文物工作队，希望能发掘此墓，揭开十九世纪最后一年，在宁亲王府发生的这件遗案。学院认为他是胡思乱想，不予理睬；文物工作队认为此类晚清坟墓，无甚考古价值，发掘是得不偿

失。许君遭此冷遇，如痴如迷，花前月下，总是夹着讲义，徘徊在公主墓旁。有时他想乞灵于《聊斋志异》的作者蒲松龄，盼鹤龄郡主象聂小倩、连琐之流不甘泉下寂寞的离魂倩女，半夜入梦，向他这个未来的法官一道冤情。许君这种痴迷，使得他得了严重神经衰弱，毕业后不仅未能分配到司法战线作一个现代狄仁杰，而且完全脱离了专业，留在了学院基建科工作。

随着年岁长大，许君对年轻时的痴迷早已淡忘。到了六十年代之初，鹤龄郡主的坟丘也被体育教研室铲平，那片松林柏林，成了保健班的同学练习太极拳的场地。甚至那座龟背石碑，也不知道哪里去了。要不是学院决定在这一带建筑图书馆，基建筹备工作又恰恰落在许君肩上，他简直记不得鹤龄郡主的冤案了。当他带着二十多个青年工人，来到公主坟遗址移植那些古柏青松之时，突然醒悟，这是开坟掘墓、破棺验尸的大好机会。于是，他就把鹤龄郡主的故事和自己的推理向工人们讲了，勉励大家加把劲，揭开这六十年前的疑案。退一步说，这里既然埋葬着一位晚清富贵显赫的亲王郡主，墓中定有珍贵的殉葬之宝，这是国家的财富，此刻若不发掘出来，盖上大楼再发掘就难了。

青年工人听了他的故事，一个个欢呼雀跃，在许君亲自指导下，挥镐抡锹，天刚傍午，就挖到了青砖砌成的墓顶。顶部有些塌陷，许君激动地扒开几块青砖，阳光照在那宽敞的墓穴中央，油漆彩绘的鹤龄郡主灵柩之上。它看起来完好如新，只在底部略有一层似油如蜜的液体，半淹着棺木。多年的理想，终于可以实现，使得许君欣喜若狂。工人们看到

了棺木，干劲倍增，争着去拆那砖顶。笑容满面的许君见此情景，突然冷下脸来，挥手止住大家，大声说：“诸位请冷静，大功告成在即，容我报告有关部门，再开墓起棺！”说罢，他飞步向院部跑去。

二

许君气喘吁吁地跑上院部办公大楼，找到保卫处长，要他立即派人到公主坟现场。

“鹤龄郡主的棺木完好，她是宁亲王的爱女，慈禧太后的宠儿，殉葬物定有稀世珍宝，这可是国家财产呀！”许君喜形于色地说。他本想把自己当年对此疑案的分析讲出来，但话到舌尖还是咽下去了。

保卫处长立刻打电话通知市文物工作队，要他们派文物专家来。随后处长亲自带着一名干事赶到现场。许君对文物工作队并不感兴趣，他跑到刑事侦察技术研究室，找到一位专教现场摄影和验尸技术的老师。此人是他同班同学，也是当年喜欢在鹤龄郡主墓前海聊者之一。他自然知道许君当年的痴迷，听说这位妙龄谢世的美貌佳人，沉冤终于要见天日，他首先向许君道谢，然后急忙找出验尸仪器，背上摄影机赶往现场。

就要看到这位使他魂牵梦绕的公主的秀容玉貌，许君此刻的激动心情是可以理解的。他有意压抑，跑回宿舍，翻检旧物，找出当年那本抄录着鹤龄郡主墓碑碑文，和宁亲王家世资料的笔记。他强迫自己躺在床上，一边翻着笔记本，一

边自思自叹。正是对这位郡主的哀情艳史的胡思乱想，才患病改行，耽误了一生前程。破棺在即，也许里面只是具枯骨骷髅，什么也验不出来。即使如此，终于把她挖出来，免得在高楼大厦重压之下，呻吟于九泉，总算一番功德，何况陪葬的宝物，也是一笔国家财产呢。

许君直到心情平静了，才夹着那本纸质变黄的笔记来到现场，却发现工人们已经在院保卫处长指挥下，把郡主的灵柩起出了墓穴，正在准备撬开那密封的棺盖。许君心中有气，但不便发作。他从人群中找到那位验尸专家，问道：

“怎么样？可照像了？棺椁墓穴可异常？”

验尸专家拍了拍相机说：“都拍照了，墓穴棺外都很正常，只是出奇的沉重。”

“是啊，这位公主真不愧是千金小姐，要不是她身材高大，就是财宝满棺。”那位带工的班长急忙说，他为自己没有遵守许君的指示有些抱歉。

“出奇的沉重？”许君望着红漆彩绘的棺材沉思，猛然想起了《福尔摩斯探案》中的一个案例，那个栖身在宗教界的恶神父，为了谋杀那位孤身的英国贵族女子，就用了一棺装双尸的手法。这鹤龄郡主灵柩内会不会装着两具尸体呢？美丽的郡主，风流多情，与一位才貌相当的情人暗订终身，想不到慈禧滥用皇权，强令指婚。这一对情人双双自杀？也许是元宵之夜郡主正与情人相会于王府花园，被宁王发现，暴怒的王爷杀死了郡主的情人，多情的郡主悲痛欲绝，愤而自刎？……顺着哀情艳史的思路，许君心潮起伏，作着种种奇思妙想。不过他却缄口不言，再不象年轻时那样轻率地

说出自己的推断，贻笑大方。这时候周围站满了闻讯赶来的群众，大家都好奇地催促开棺，还有人找来了木匠、电工，带着手钻、斧凿。许君也忍不住催促起来。

在老木匠的指挥下，终于完整无损地撬动了棺盖。好奇的人们簇拥上来。保卫处长伸出双臂阻拦，但怎么也止不住拥上来的人潮。那位验尸专家一句话，却吓得众人纷纷退后。他捧着挂在脖子上的相机大声说：“同志们，密封棺材内的陈年腐尸，有一种尸臭毒气，吸入肺中会得大病的。”说着他自己戴上了口罩。连保卫处长也吓得后退了几步。

许君却不管这些，老木匠和电工一撬开棺盖，他就扑上前去，不但没闻到臭气，反而一股异香扑鼻。他细看棺内，只见一条翠绿色的杭绸棉被，盖得严严实实，被上一侧压着一柄镂银镶鞘的宝剑，一侧压着两个乌木方盒。那杭绸棉被虽然埋在地下六十二年了，看来色泽鲜艳、完好如新。从那被子丰满平展之象来看，估计绸被之下的郡主玉体，也不会有腐败之状。拍照之后，许君拿起那个乌木方盒，保卫处长抽出那柄银丝镶鞘的宝剑，只见寒光闪闪，锋利异常。那宝剑的盾锋之处，还镂刻着四个篆字。许君细看，认出是“鹤龄自用”。他心中大喜。两个乌木盒打开，却是一副围棋，定然也是鹤龄郡主闺中之物。看来碑文上所载郡主多才多艺之话不假。把宝剑、围棋放在一旁，他和保卫处长在验尸专家指挥下，一人抓住被子的一角，从棺首揭开，众人凑前一看，不禁齐声惊呼起来。

三

原来那翠绿杭绸棉被之下，不但没有鹤龄郡主的玉容遗体，甚至连一寸枯骨朽枝也无。偌大的棺材之内，装满了破碎的瓷器。各种花纹、各种颜色的瓷瓶、瓷盘、瓷缸，杂乱地放在棺内，众人目瞪口呆，许君更是惊诧莫名。大家齐动手，不一会儿，就把这棺内的残瓷碎碗清理出来，摆了满满一地。这些瓷器虽多，却没有一件是完整的。

“怨不得这棺材死沉死沉的，原来是这些破玩艺儿。许兄，您那位多情美貌的郡主娘娘哪去了？莫不是借尸还魂，和情人幽会去了？”验尸专家边收拾着自己的验尸仪器边说，众人听了哄堂大笑。

只有严肃的保卫处长和许君没有笑，处长自作聪明地问：“老许，这坟墓会不会是郡主的衣冠冢呢？”

“不会！衣冠冢总得有郡主的衣冠呀，除被子上的一副围棋和一把宝剑外，哪里有鹤龄的一裙一钗！骗局！看起来郡主之死还是谜中之谜！宁亲王，你这个老家伙，真刁呀！”许君突然望空哈哈大笑，众人被他笑得发愣！真怕他又犯了神经官能症。

这时候一个须发斑白的人，带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，分开众人，挤到棺前。他拿着一张文物工作队的介绍信说：

“哪位是学院的负责人？我们是文物队的，棺木打开了，殉葬品多吗？”

保卫处长上前接过介绍信，抱歉地说：“实在遗憾，这

公主坟可能是假的，除了一副棋、一把剑外，只有这么些碎瓷烂片，连尸首都没有！”仿佛这坟中没有宝物，他倒有责任似的。

那文物队的老者接过宝剑，上下看看，明白是近百年内打造的兵器，对于那副围棋更没兴趣。就蹲下去看那些碎瓷，立刻喜形与色。他眼明手快，不一会就把几块瓷片拼成个青釉大盘、杏黄盘龙的胆瓶和画着山水人物的笔筒。拼凑了三五件后，老者站起身来擦着手笑道：“诸位辛苦了，大家可不要小看这些碎瓷片儿，这里面多是古瓷，宋、元、明、清各代名窑烧的都有。这青釉大盘就是明朝成化年的，那盘龙大碗可能是北宋熙宁物。可惜这些瓷碎了，要是完好无损，那就是一笔稀世珍宝了。不过这些瓷片也极有价值，尤其可贵的是，虽碎而无缺。看来一个博古架上的摆设，扑通一下同时摔了，又一同收入这棺槨之内，这倒是件有趣的奇事。棺中真的无尸吗？可有被盗痕迹？”

保卫处长斩钉截铁地说：“绝无盗墓之事，棺材完好，而且封钉得严严实实，费了好大劲才打开棺盖呢。”

那文物工作队的来人，又跳进墓穴看一遍，满面狐疑地爬上来，沉思地问：“这可是少有的怪墓，这位公主是谁？有人知道吗？”

许君急忙答道：“根据碑文记载，她是宁亲王的长女，十二岁被封为鹤龄郡主，光绪五年六月生，光绪二十五年正月谢世，死后追封为和硕公主。”他如数家珍地说，同时把当年抄录碑文的笔记，递给文物队的老者。

那老者翻阅着笔记，脸上露出赞许神色，上下打量着许

君，笑道：“您就是当年怀疑鹤龄郡主死得不清不白的那位法律系的大学生呀，看来您确有先见之明，从这碑文的哀情悲语和这墓中竟是空棺来看，鹤龄之死显系有疑！那多情郡主会不会与意中人逃婚远去了呢？”

“也有这种可能，不过到何处查证呢？鹤龄如果当年未死，既在人间，总会有些蛛丝马迹呀，五十年代我曾找过前清遗老调查此事，都甚茫然。”许君怔怔地说。

“您可找过贵校的教授、法学博士阮去也先生吗？”

“阮去也教授？可是那位教授法律史与宗教的大胡子先生吗？他怎么会知道鹤龄的事呢？”

“他父亲阮顺是宁亲王的王庄总管呀！宁王府许多机密隐私都在他的心里呢。阮去也教授正在写一部晚清传奇小说，您怎么能不去找他呢！我们遇到晚清疑事，还去求教他呢，他也是文物专家呀！”文物队的人这番话，使许君顿开茅塞。

四

许君在大学读书的时候，听过阮去也教授的课，此公身材高大，红面长须，总穿一身蓝布大褂，春秋是夹的，冬季在里面套一领皮裘。五十年代初期，大学里教授们的服装颇杂，既有西服革履的洋派，也有长袍大褂的古董。思想改造运动以后，服装渐渐向中山装干部服上统一了。这位阮教授却是少数坚持不改的，照旧是长袍大褂。他嗜酒如命，上课时也常常酒气薰人。他早年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，主讲世界

法律史宗教法典单元。他上课从来不看讲义，口若悬河，滔滔不绝，妙语横生，很受学生欢迎。不知为何，他的课中途停下了。学生中偷偷流传，说他许多观点与苏联法律史专家沙捷也夫的不合，有些提法散布了封建毒素，如他在讲伊斯兰法典时，提到法典规定一个男人可以娶四个妻子的合理性。学院里渐渐看不到他的身影了，据说是养起来了。许君万万没有料到阮教授的父亲竟是宁亲王的总管。过了几天，他专程进城，找到阮教授的家里，顺便把阮教授当月的工资带去。

阮去也教授的家，在景山东街一处老宅子里，大门口还蹲着两个小石狮子呢！开门的是个美丽绝伦的小姑娘，她十三、四岁，穿着水绿衣裙。此时正是暮春时节，她已在提前呼唤夏天了。

三进院落，回廊画栋，虽然朱漆剥落，显出颓败景象，在许君眼里还是森然壮观的，特别是那棵百年树龄的西府海棠，满树繁花，使得满院春意盎然。据说这宅子原是宁亲王的别业，送给了阮顺总管。也许当年怀春伤时的美丽郡主，也曾在这棵树下，葬花弹泪吧。老教授是独身，住在海棠树后的月洞门里，那是东跨院，内有三间精雅小室。由妹妹照应他的衣食。那个带路的姑娘是教授的外甥女儿，叫陶诗音，是美院附中的学生。

“舅舅，您学院来人啦。”陶诗音一进东院的月洞门就喊起来。那甜润的嗓音，许君听来简直如莺啼燕啭，他觉得鹤龄郡主当年，也定是这样一副金嗓子的，不然他怎么会说连珠快书，并且以此博得慈禧太后的恩赏呢！

阮去也教授正在伏案劳作，他依然穿着蓝布大褂，只是袖口破旧，有些油渍墨点。他站起身，手捋长髯，眯缝着眼瞅着笑道：

“快请进，快请进！”他觉得面熟，却叫不出许君的名字来。

许君趋前，握住教授伸出的大手，自报家门，还特别交待：“我原是法律系五五级的学生，听过您的世界法典史课。现在院基建科工作。”

“好，好！”阮教授呵呵笑着，让许君在书桌旁的大沙发上坐下。“吃茶，还是喝咖啡？”

“随便，随便，”许君连忙说，“我不爱喝水。”他侷促不安，摸着怀里那包钞票。

“那就冲杯麦乳精吧。”阮教授从抽屉里取出一个漂亮的铁桶，一看那外文商标和碧眼黄发美人像儿，就知道是舶来品。当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，麦乳精还是有海外关系的人物才有的高档食品。

许君也不客气，学生吃老师，正理正当，何况这位教授又是富室后裔、高薪之士呢。他接过那杯浓浓的饮料，从衣袋取出阮教授的工资呈上：

“您点点数。二百八十六元五角，外加四张高知副食补助证。”

阮教授接过，并不数它，随手把那叠厚厚的钞票，扔在桌上：“谢谢，谢谢。”他朝门口的外甥女儿招了招，又从钞票中抽出两张十元票，塞在小姑娘手上，又悄声说着什么。漂亮的陶诗音咕嘟着樱桃小嘴，扭着身子，不接那钞

票，老舅又附耳说一通，她才不情愿地拿着钞票出去了。

心里只想着鹤龄郡主之谜的许君，根本没注意甥舅之间的争执。他环视教授居室，只见书橱壁立，装满洋装线装书籍。当隔壁用的博古架上，摆满古玩瓷器，真是琳琅满目，处处、物物，都显出富贵世家和得过东洋博士的翰墨书香风范。许君暗想，也许这些瓷器与公主墓棺中的碎瓷同出一途呢！

说了几句当年法律系生活的闲话，许君就把话题引到校园里公主坟的发掘上，“您说奇怪不奇怪，棺材里没有尸体，竟是一堆碎瓷！”

阮教授随口说道：“她没有死，怎么有尸体呢？”

许君兴奋地说：“果然不出所料！鹤龄郡主可是逃婚了？”

阮教授说：“也不能这么说，真鹤龄郡主早在光绪十九年就死了！”

许君听了此话，如堕五里雾中，原来竟有两个郡主！

阮去也教授捋着大胡子笑道：“真假鹤龄郡主一案，是晚清皇亲贵室最曲折、最隐秘的一件奇案。只是因为它发生在一八九九年，庚子之乱的前夕，天倾地塌的国变，使人们无暇注意罢了。其实这奇案比起清代有名的四大疑案，都复杂奇特得多了。”

许君忍不住好奇地问：“不知这清代四大疑案都是何事？”

“一是顺治出家，说是顺治皇帝爱上了江南名妓董小苑，董死后，他痛悼难忍，看破红尘，落发为僧。这纯属子